

那年结婚凑“大件”

□刘卫

我和女友谈了三年的恋爱。感觉彼此情投意合,能够将自己托付给对方后,得到了岳父的初步“恩准”。我们把婚期定在那年的国庆节。岳父强调,直到把我所有结婚所必需的“大件”都落实好,他才会对宝贝女儿开“放行单”。

这也不怪岳父,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标准。谁都爱讲面子,不想让女儿嫁过来受罪。按当时的规矩,婚房和一套当时最流行家具是必需的。好在我在外外贸好单位供职,拿了结婚证打了申请,公司就给我分了“团结户”房型。我自己找木料,请人打了一整套“捷克式”的组合家具。按通常情形,如女方经济情况不好,男方把购置好的电视、冰箱、自行车等“大件”事先送过去作为嫁妆,在街坊和沿途“亮相”后再拖回新房里来。

正值七月,骄阳似火,热浪滚滚。为如期娶回娇妻,我工余都泡在弄这些“大件”上。时间紧,任务重,好在有一些要好的同事和朋友在帮我。市面上商

品供应不充足,一些上得了台面的东西还得靠门路,托关系。我只得一样一样地想办法解决。

先是想搞两辆名牌自行车。我想起在县城当“小官”的父亲,他一生正气,从未利用自己的权力谋过私利。我专程回家,道出了苦衷,加上母亲从中“劝说”,父亲终于松了口,破例找在供销社当主任的老战友,弄了一辆凤凰牌的女式单车,另一辆是本土产的“名车”。父亲笑曰,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,甘愿“犯一次错误”,晚节不保。

当我把自行车弄回省城,女友当时简直有些喜出望外,这可是能闪亮登场的重磅陪嫁之一啊。紧接着,我又马不停蹄筹办别的大件。那时一般家庭都配黑白电视机。只要是彩电,不管什么牌子或型号,在市面上都供不应求,供应要凭计划。冰箱更是稀罕物。岳父对我最低的要求,一定要弄一台彩电。如果有台冰箱,那更是锦上添花。

那一阵,我托同事找熟人,四处想办法,结果都是让我等,没有多大的把握,至少要等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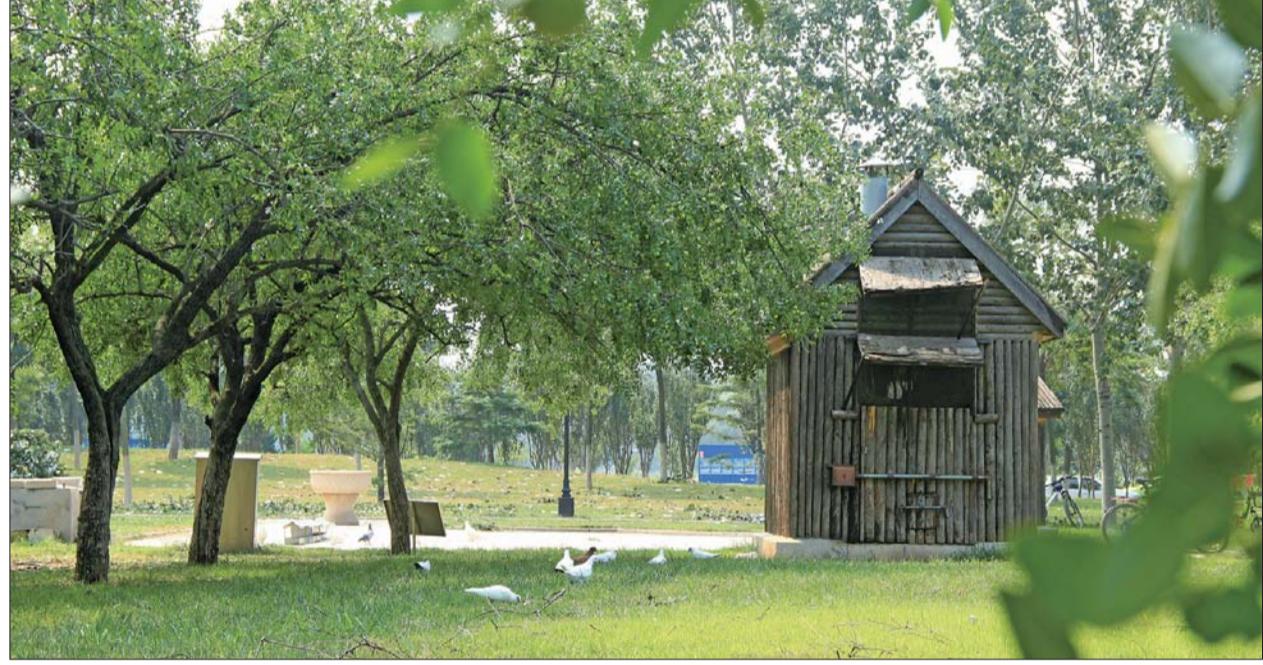
次年的元旦才有确切的消息。

正当我万般失望之时,单位又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。鉴于我业务能力突出,英语功底好,派我当总公司出国小组的翻译。短期返回后,政策上允许相关人员购买一件免税的进口电器。和岳父和女友商量后做权衡,觉得买一台冰箱更适合。彩电由娘家人自己解决。最后我才知道,女友临时跟舅舅家借了台大彩电撑门面,办完婚礼就还回去。

金秋十月,艳阳高照,微风

送暖,喜事临门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迎娶新娘。鞭炮声起,谈笑阵阵。女友泪眼婆娑地跟家人话别。随着队伍前行的是十几辆披红挂绿的三轮车,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嫁妆。在街坊邻居啧啧称奇声中,岳父红光满面,觉得很有面子。

看着那些不管是凑还是“借”来的大件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不过,从那一刻起,我和妻子也由此开启了人生的甜蜜而幸福之旅。



秋天来了,这样的绿叶估计就要落了,在秋天来临之前,跟随白鸽再看看这片绿色。 竹林听风 摄

父亲的“存折”

□李桂霞

父亲老了。其实父亲也不算老,刚刚65岁,他得了帕金森老年症。父亲容易忘事,很多亲戚朋友他也不认识了,有时候连我这个女儿都不认识。父亲喜欢钱,他整天念叨“存折,存折”,抱着个茶叶盒子寸步不离。

“存折”装在茶叶盒子里,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,父亲都抱着那个盒子。我也没多想,父亲老了就让他任性一回。

前不久父亲摔了一跤,母亲打电话让我去医院。我来到医院看到父亲已经睡着了,他的脸上挂着笑容,双手紧紧抱着那个茶叶盒子。随着父亲的呼吸,茶叶盒子也起伏着,像一叶漂荡在湖面上的小舟。

父亲是个普通工人,母亲没有工作,家里没有多少积蓄。我知道的。我结婚买房时,二老把棺材本都给我了,父亲还会藏私房钱不成?

晚上我在医院陪床,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,半夜醒来时发现父亲坐在床上。茶叶盒子敞开着,床上倒像个杂货铺,有核桃皮做的小乌龟,粉红色的发卡,打火机,几张照片,掉了耳朵的小兔子……就是没有存折,看到这些物品,我忍不住

流下泪来,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。

小乌龟是3年级寒假时父亲陪我做的,发卡是父亲送我的11岁生日礼物,钢笔是我得三好生的奖励。打火机是我第一份工资送给父亲的礼物,小兔子是儿子扔掉的玩具,还有几张我儿时的照片。原来父亲的“存折”储存的是他老人家对我深深的爱,从童年到少年,再到上班,结婚成家。

平时上班,照顾孩子,我很少有时间回家看望父母,每次打电话父亲都说很好。父亲把对我的爱深深地藏在心底,储存在他爱的银行里。母亲说父亲想我的时候就会搬出他的“银行”,翻看爱的存折。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: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满头白发的父亲戴着老花镜坐在昏黄的灯光下,如数家珍般一遍又一遍细细端详着那些充满爱的物品,回忆着我成长的点点滴滴,脸上挂满了笑容。

那一刻,我忍不住泪流满面。想起了一句俗语:母爱是水,父爱是山。被我遗忘的一些东西,却被父亲视作珍宝似的收藏起来,慢慢累积成一座爱的大山。岁月冲垮的只是父亲的记忆力,但不能改变“存折”里储存的深深父爱。

母爱,都在将就

□蔡源霞

那天一大早起来,儿子说早点想吃我做的烤蛋糕。我顿时一愣,冰箱里还放着昨天晚上蒸的肉包,他居然要吃烤蛋糕。

“妈妈,我真的好想吃啊,昨天晚上都梦到了。”儿子可怜兮兮地看着我,无奈,我瞪了他一眼,还是去厨房打蛋筛粉准备做蛋糕,谁叫我是当妈的呢。

烤蛋糕的时候,想起《何以笙箫默》里何以琛的那句台词“我不愿意将就”倾倒了多少女人的心,但也只能是爱情,如果是母爱,那自孩子一出生便是数不尽的将就了。

我对儿子如此,母亲对我何尝不是如此。

记得读书的时候,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白色的衣服,可对于读书的孩子来说,白色是多么要不得的颜色,稍微沾上一点墨水,那可是特别难洗的。母亲不止一次地说,如果我要买白色的衣服,就让我自己洗。可最终,还是给我买了白衬衣、白裙子、白鞋白袜,甚至连裤子都是白色的,她一边买一边恼:

“真是前世欠了你的。”

再到后来,要嫁人了。母亲对男友不满意,看着我欲言又止了许久才说:“你就不能另外再找一个?”我点头道:“可以

啊,那你能保证再找一个比这个好的吗?”母亲当然不能保证,只能唉声叹气地给我准备嫁妆,嘴里依旧嘟囔着那句:“真是前世欠了你的。”

对于母亲的抱怨,我总是报之一笑,当妈的都是如此吧,不抱怨两句便不舒坦。可当我生了孩子后,才真正明白到母爱从来不是抱怨,而是一种无奈而甜蜜的将就。

儿子是我一个人带,我所有的生活都围绕着他,他的吃喝拉撒睡决定着我的生活节奏,他饿了,即便我正在向编辑传稿,也得停下来去泡奶;他拉了,即便我正在吃饭,也得放下碗筷去给他收拾;他不开心了,

我咬了半天牙,还是忍不住去抱住他……我也开始小声地念叨:“真是前世欠了你的。”

因为只有前世欠了,才能说得通,为什么要对这么个小

人儿无条件地去将就,去宠爱,去呵护。

儿子已经上小学三年级了,我仍然在将就,这种将就将是一辈子,如同母亲,见到我仍然是把她藏起来的所有好吃的都拿出来任我挑拣,如果我不喜欢,又再默默地收回去。再没有一个人爱得这么卑微,这么心甘情愿,这么毫无原则地将就,因为这是母爱。

小姨

□青庆

小姨是我母亲的堂妹,是六姥爷最小的闺女。小时候去姥姥家经常见到她,喊她小姨的时候,她也不回应。她从来不喊我“外甥”,大概不好意思。她比我小两岁,也算是同龄人。

上初中的时候,小姨和我编在一个班。从不与我说话,我却“小姨小姨”地喊得比蜜浆甜。小姨只是笑笑,从不以长辈自居。她有时喊我的名字,不以长辈喊我的奶奶。小姨在班上从不多说话,性格显得有些内向。

初一的时候,小姨辍学回家。为奔一个好前程,小姨到吉林投奔她的哥哥。他哥哥在吉林驻军是一个基层军官。在故乡人眼里,堂舅是一个有出息的人。小姨投奔他,也正因为如此。

堂舅没有能力安排小姨的前程。在那个年代,一个农村女孩,想到城里混个前程,除非堂舅手眼通天,否则以一般人的能力,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小姨在堂舅家住了大半年,成天无所事事,还增加堂舅负担。堂舅家的月粮,总是不够吃。堂舅说不出啥,可那个堂舅妈却是有意无意甩脸色给小姨看。堂舅看在眼里,却也没法说啥,一个是自己亲妹,一个是自己老婆。两头让他都无法取舍。

为减轻家庭经济压力,堂舅决定将小姨嫁去吉林农村。因为堂舅知道,吉林农村比家乡农村更容易让人吃饱肚子。那年头,吃饱肚子大概是人的第一需要。有了这个想法,堂舅经常在小姨面前说东北农村的好。把小姨说得迷迷糊糊,同意在吉林农村找找看。小姨原先想嫁在城里的想法,简直如上天摘月。首先户口不好解决,城里人不敢要。嫁个岁数大的老男人,小姨又不甘心。

于是,堂舅找到我的亲舅舅哥儿俩商量,给妹妹在农村找对象的事。两人都不是农村人,唯我亲舅舅认识几个农村人。在两个舅舅的安排下,小姨看了几个,都让小姨不可心。小姨的性格虽然内向,但心气很高,在家乡的公社里,是全公社乡花。许多条件好的人想求,还没来得及,小姨就上了东北。

看看在东北找对象不容易,小姨决定回家乡。人总是怀揣着梦想去追求,最后在追求中看到自我。于是,在一个浓雾笼罩江城的早上,两个舅舅送小姨上了火车。此后拍了一封让家里接站的电报。一个星期后,舅舅们接到家里电报,没有接到小姨,也没有小姨的任何音信。两个舅舅慌了,明明送上火车,怎么会丢了呢?小姨能上哪里去呢?从此杳无音信,一晃二十多年,小姨人间蒸发了。

两个舅舅,从此背负着一生的愧疚。

又过了十多年,六姥爷突然收到一封发自济南的陌生电报,让六姥爷派人接站,六姥爷感到奇怪,但还是派人去,接回的竟是小姨和她的丈夫,还有她三十多年辛苦培养大的孩子。

原来小姨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到北方出差的和堂舅一样的基层军官,二人在火车上处起对象,胆儿大的小姨竟跟着那军官下了广西。那时的广西前线,正在和越南打仗。小姨有意不和家里联系。直到自己年岁大了,才想起回家乡看看。带着丈夫和孩子乘飞机到济南,再从济南转回家乡。家乡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
两个舅舅听信,风急火燎地赶回家乡,拉着小姨的手,喊一声“妹妹”,泪水像决堤的河,那个哭啊,我亲舅舅竟哭出脑出血。兄弟俩几十年背负着的罪恶感,随着妹妹的突然出现,瞬间化成汹涌的江河。接下来小姨“送走”堂兄,我的亲舅舅,之后小姨跪在坟前久久不愿离开。她同样为自己当年负气而深深愧疚。

这,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命吧。